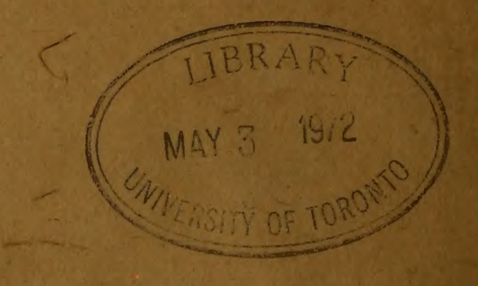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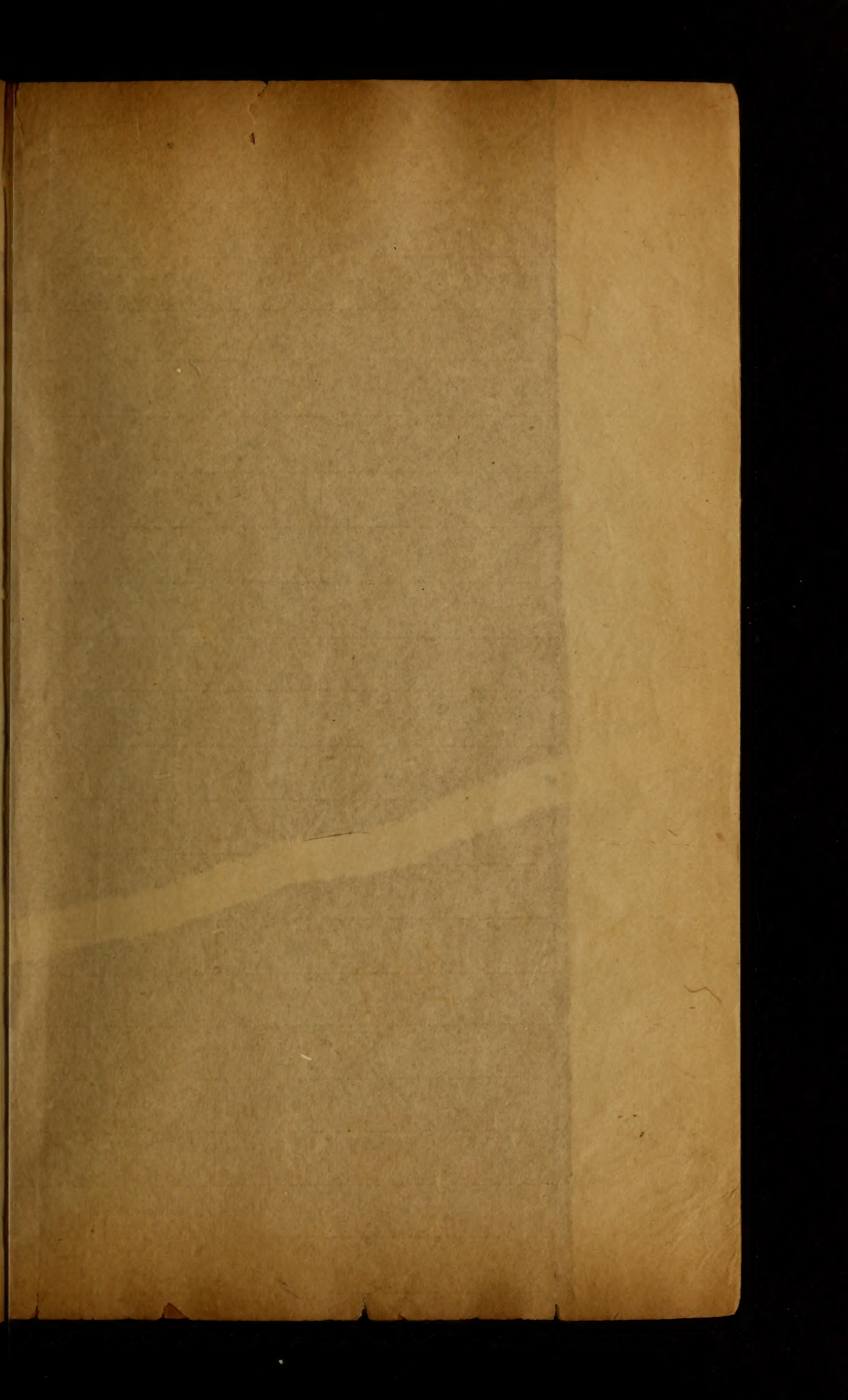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浩潤　重編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

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已闕繇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進退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覩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諂為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

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天之祇而人之隨狥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内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

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

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巳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
䧟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
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
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

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履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祺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

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群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豯聖則學非眞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巳治亂興衰必知其繇進退

語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靡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

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已之溫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恒省已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椸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靦心如靦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巳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繇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啟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啟之啟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逹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聦明

勿自掩閉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己而察己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
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
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
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欽節已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已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已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巵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衆忘禮無以利用兵
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
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
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青而躐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七箸之須煞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堇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未有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臧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玆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私毋俾人尤

先人而後巳者安適巳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為

扇

德之凉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恐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肅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卽乎煥暑卽乎凉自外至者懼其巳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

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即之則能溫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筯

汝之食人慎勿思人之食汝慎勿諼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愆繇以生一舉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

汝何有

瓦

大厦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啟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澡身已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耶

鑱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灾

耒耜

勞思善斂豐財

安厥匱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篝

勞則息毋旣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
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駘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
目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乗者殃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繇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

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

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蠱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彌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鄰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繇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巳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鬭以權詐亡國矣

未聞鄙朴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朴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内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筦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

正天下之俗非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繇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

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額

頯然循循者善之徒頑頑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

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蔵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難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虵蚓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學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

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于心合乎天是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虚而受也虚巳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

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産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巳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恒說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繫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

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怠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愼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已雖殊違道則同夷群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茲戒汝篤愼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覰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

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甚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爾不思貴巳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已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華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亏強之不從俾輿人爲厇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狥今何貴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illegible]道自我夫豈繇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愼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賛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質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鋭於言而怠於行維恒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徙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巳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

人也决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惟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關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巳巳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巳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踏豈云匪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

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亡一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瀏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已之不逮後則無憂

從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飈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能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恐自絕於善而甘爲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盡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茲顏子不貳爲萬世師

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顔樂可致

箴四首 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憸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

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

不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鷄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

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弗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為柔很虐為剛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蟊賊若鬬姦宄鼓勇直前不留寸蹤抉彼陰蠹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

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嚚愚今幸克允人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内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箄袵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粹或麗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

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
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
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覩厥繇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
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
惟群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
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
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畀有開于事而本則遺惟昔
炎宋天擴其葩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
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穮穮者舒擅於中區譬彼

夏屋既搆既除曾是弗居罔蹈路衢慨慷古昔慚愧
交如閔予微陋夙亶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
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
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戚不祛何昧不明斂之
毫芒散周八紘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
厥奧持循不武過愆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
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也植
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膺叢于藂在昔多士卓爾
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搏志諸葛挺英皆夙
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

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
集視彼淵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
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
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
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
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
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
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
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陟遐于邇群哲在上用循
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微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爲愚基惡爲禍階内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已聞人之言審已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巳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
誾誾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
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
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
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爲
汙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
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
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　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盖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形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

尊卑無節上下失度是謂之悖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譴之惟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與拜跪曷爲自賊恣慢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賊矧予眇微奚恃弗戒彝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凉僥倖高位祇爲賤辱矯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巳而巳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但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

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斯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巳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巳亦匪其宜太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巳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横於道爲順順足致和

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

是在君子者夫[illegible][illegible]君子斲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豈今之人安於卑陋洎幼爲徒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入聞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警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辭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

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
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
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
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
側媚傾邪婚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
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

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巳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愼言

義所當出黙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黙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
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
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繇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
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

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 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

是慢天理旣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祗愼小心
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
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愼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
尊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修身
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
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况茲有國

神民是主至德無斁庶政以舉溫顔抑氣先意承歡
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
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蹈君親既安心乃無憂
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
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
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
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
文王是效簡册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

聖賢立教要而不煩驕者自溺心疲慮空言漢之賢王
東平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
德業無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
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
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
茍撥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
如抱疾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
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

國乃富强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
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
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
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
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
賢哲知本飭身克己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
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
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巳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天下從化囊帷華履史策見褒象箸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為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巳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興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為善

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
目視簡編心惟奥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
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
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
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繇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
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已慮不及人
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
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

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焉享其利

慎齋箴 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戀以馳忽而不思康壯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僥幸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

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繇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繇粗而精繇微而鉅敬慎無愆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 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盖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

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啖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

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為之制者繇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繇乎人者不可踰也本

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壓井之祀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瘖聾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

授與堯舜孔子不異孫顔焉而顔孫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鬭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

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弟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繇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滓安之汪

氏繇其先遠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
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
博不能勝其偽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其名
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
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
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
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而
本鄉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
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
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

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畧之以著實

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

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者無所措其説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衆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

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之宗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譜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鬭之風無自而起茍非大姦巨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旣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悍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罅苴漏而未及乎政敎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

不可徒化也則爲諸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令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諸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顚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

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財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踈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踈者有踈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合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

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狗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踈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後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

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

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祗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襲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

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祀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

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塋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鬧夫野人多趨信而其心

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咲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中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

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胷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

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恠人之冒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其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繇大者

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覦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

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
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
貉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必淫浸膠固非空
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
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
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
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
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
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

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緜緜而言膽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

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
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
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
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
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
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
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
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
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
愼施朴楚以養其耻斂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

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擢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典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

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月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矣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閫閾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

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糲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盂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

旬月嘗其快意於所欲以盜企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愼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毁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旣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

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册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

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覩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盖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

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

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雔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

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籍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織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

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挾道術材畧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説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

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婣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徼福有不與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

能故托諸人以仁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

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懸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

焉有穴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間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絶於衆者雖廢典迭出而未嘗無毎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閲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愽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

板以朱書以青布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否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䘏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　忠爽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 浩 潤 重編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

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與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

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
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内夏外夷扶
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
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紂也僥倖而得天下者
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
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
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少長僥倖者之惡而爲
聖君賢王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
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王亦不足以成治功

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繇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繇冉求而以爲大

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

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

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緣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

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

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掩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姦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

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典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冦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

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
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弒而書其主之名及
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
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
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
來歸不為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
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
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於夷狄則夷狄
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為正統之患者滅亡則
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

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簒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褻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

下皆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日及惡乎篡弑非惡乎君
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
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
能安中國則書能正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
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
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
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
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
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
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弑而不亡暴虐而繼世

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逺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

大哉正叉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繇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繇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大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簒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

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絶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王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為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為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為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常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為聖

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横議
者猶嘵嘵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
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據至公之
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
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
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
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
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内起居飲食聲音
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
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

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與殂薨卒之稱進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

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覬得以消彌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〻有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

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簒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弒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

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隷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簒弒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弒君者矣未聞弒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

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恐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借乎又況巳往之跡而欲曲為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簒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為而不得為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為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

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王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夷狄以戎狄與蛇虫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

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如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

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巳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訴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巳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孰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

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旣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

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

魏各懲其所繇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

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

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繇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絶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

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
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
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
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繇使之有土以耕有業
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
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
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
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
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
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

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巳也非所以虐巳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繇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内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覩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已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

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峇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生之暴虐於是十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

而亡非過於弱與寛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踰旬而不用之則敧善治弓者見其敧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

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歛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疏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

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盗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盗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

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塩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塩醢此亂之所繇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塩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塩醢爲食不至於腐腸

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繇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

仁而巳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獺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藏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

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二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

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耻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耻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特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旣行仁義之

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忍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

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將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銓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旣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

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旣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踈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踈畧者爲愚而不知踈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illegible]莫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

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産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繇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繇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

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寛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

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絶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巳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

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梃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咲而殺之耳何哉眞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欿然夸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

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

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繇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

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巳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為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為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為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為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巳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

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繇已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

其人猶轡而不以銜劚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為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驅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蹶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

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

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典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

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
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若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
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
立功能與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
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
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
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爾



